# 寓林集

寓林集卷之二十九

武林黄汝亨貞父著

書牘

復劉斗陽中丞

不佞㳟返白門之期與明公于旌相失僅五日無淩風之翼追附千里徒有浩歎耳返憶昔者鍾陵奉教諸公右武列偃若土脩文令弟宮諭騎箕而上惟是明公奮道德之光懋公輔之烈而又遠在天際接著無從人生離合之緣何可定也盛德慶餘龍種方來

忝在教愛實切惓惓耳文章士習誠如台諭一臂如綿何以砥中流而柱之嗣君高才空北羣援例之文敬俟後命草草附謝未罄鄙悰

復鄧環丘同年

秋春易京方竣七郡磨礲老眼掛漏名材而一切子弟姓氏無模索法或有抱石泣玉之嘆弟總置之律開一門不知者不坐耳弟意入貴郡得從老父母二姑三谷之間傾倒積素乃以借時遲事一念而阻只尺玄門不能命千里之駕勞勞枯管情有可矜爲謝

烏爪仙人柱下僊吏留生平未了緣也

復王慕蓼糧儲

接教領眖不能無去住之想何行之急也然老公祖粃糠堯舜而已報功弟呼號孔孟而未有效且病頓矣固才之拙亦福使然也倘台旌緩一月發或可追陪不則江山千里矣念之憮然

與吳生白同年

弟生平不能作違心事寧使縉紳子弟不快亦奉年兄教有素耳倘兄行定經信州弟無不一陪言之理

人物在地方者何能遁明鏡然中亦有窺伺訊乃答耳撫州守於考試事絕不通一人情生童帖然弟巳試遍俱兢兢奉法未見撫之作梗可知法術爲末惟精可諭亦吾兄所快聞也答項于藩與致康吉所丈書附以校士錄與酒貲歸田老友不可無此君也

與陸撫州

撞太歲其人索發即可跡而得之大索十日不能得良之智勝秦皇耳惟丈圖之趣等不落幸附同明所落二卷値其尺短不能即開收端也

與眞存旂

西江諸生老公祖専兩宣鐸之地也高者難攀盛者絕繼乃令不佞腐生承之以鈍磨工以拙範士乃卽曰蕭規曹隨其則不遠而壽陵之步希踪邯鄲不亦難乎且今之西江非昨之西江漸澆而競惟道可以馴之甚則安能老公祖變不肖而波及西江之餘其忍不以金篦度也中言及校士已刻錄奉呈法眼得失之林統希末照

與羅玄父

文字火厄向來亦頗快快近爲試諸生事如逐浪急舟揮鞭落日無復能作二想因此悟十二時一心之訣若無事有事勞苦中便得安樂法尚未造到也不足耶亦不足賀八月以後如收幾兵作東陵種瓜人矣藏山之計已定亦是快事不佞心念亦時時在此時未結耳玄父何時北征不佞久欲專遣京師書非惟事忙心亦畏之有許多格式無情寒濕故提筆輒止併國蕃亦至今無書五月杪必不能歇不知去玄父行舟何日也新建臨川大有雋才不佞已考過信

州名士十不失一二諸生想亦信之而執法如非不佞亦無執法心臨事都如此本念實欲用厚此微處眞處不佞自知之而若云以執買公此不啻千里若故意作刻又不啻萬里謂頭上無神明耶此惟玄父可諒若與世情做官人說如說夢也定光僧巳作一戒諭此輩無甚眞好人不宜出我輩護法口耳蔡公祖何時考吾郡以我之怏而人亦有不怏者乎一笑

與黄象州

湖上別翁丈以來如揮鞭落日中心身俱馳安得梳

激歌詠之樂也勞生逸老之旨不爲無見乃未老而逸高枕千秋如吾翁丈者眞陶令千載人耳江西不敢謂盡得士未至相失幸已竣十郡事新秋可上滕王閣耳久疏間問忽得惠書自白門下來者如獲明珠手佳集如對面漢魏人也弟於此道濶別久矣校士錄奉郎君覽稍稍有文家之指在不堪入道眼也别教燮惜老虡是老婆心弟妹不作刻心此老虡如倉鼠飽亦欲逸亦有四時之序告成者付之四時而已戔戔佐牀頭一壺笑入之

與鬱儀

風雨留滯到江州方八日耳如圍城中無地清涼悶悶無日不馳想玄風也甕傑紀又構得幾許非晤李麟初商量以傑繫靈後固見經緯恐分人分地兩有互見者歸著未便不若以人傑分紀而下註一生某方寓某方其兩見者亦並存之如何統惟裁定蓋分紀如太史公小傳尤是本末耳以此作銷夏料或不厭也它郡俟歸時盡檢送先以信州一郡者上不腆

犒副墨之子

與葛屺瞻

濶別吾丈久矣每欲走一介申候忙忙失之三楚江山連席吾丈之綱紀風教所以馴服楚士不啻尼山之鐸而弟以拙性老眼持迂闊繩墨之論自附有道不欲失經經之本色耳奉餘教强支吾十二郡將竣事不至有大過所錄文不能如將壇所指揮亦不令瑣尾放浪之子以似才市櫝見欺今就剞劂成者若干冊附羽便以呈道眼風便還答一言以安拙愚救後誤則爲德大矣黃州守與麻城令俱可託也政在

江州耳甘棠之誦觀諸生西河之風葛先生眞不啻
白司馬矣

上華山鈞谿二王啟

往計假校士之役托於晨風卽得瞻玉貌侍公讌而
情緣作阻自昭武返洪都復上江州筆壘東爲糾纒
雲霞沲爲風雨淸涼化爲火坑又安得霏梁園之雪
濯麻源之泉披芰荷之衣醉穆生之醴也數承 殿
下折節之懷鈌然敬問戔戔無文不足以答明貺之
萬一白下小刻以見林中麋鹿之性幸勿令座上曹

劉諸客見也

與劉省吾都督

新夏幸一歸瞻明威叙契濶勞勞於役政圖晤對聆廓清之緒論昨聞遼陽之警即對諸公言此非大將軍一出則南北倭虜交訌之憂　聖主其能宴然今果徵翁矣翁勳名盛非爲翁喜爲　朝廷金湯喜也兵食所需急殊可念頃捐內帑十萬尚嫌其少海內愁耗願翁張衛霍之威行曹武惠之仁而徐定充國久安之策豈不休哉則與筦樞者圖之耳秉鉞何日

發不腆犒馬秣不成饋也惟笑置之公郎從事膠庠

批行久矣方按匡叅閒草勒不盡耿耿

與溫員嶠同年

它人薑桂者多落落而弟以跌宕掩光霽者巾泛泛

而弟以別白掩合則雙美那得如此知心人定其顛

倒於流俗人之口而弟亦不與之解也江右士大夫

好講說性理而交付事上者亦步諸生文近多不能

守其師說而漓其質幹以附於文采弟俱不許其至

者自是針芥之投也近晤閔會泉年兄云年兄書中

顧謬稱弟弟遂因風便作此數行幾乎舅倩自贊知吾兄覽之必大笑笑我錯認也歷九郡竣事病亦間作止不是尊官紗帽料弟自知審矣校卜久虛關係重矣毋論伊呂卽姚宋一輩人亦不易吾鄉有人焉然而無有乎爾其在苕霅間燭上台乎學士宗伯其自定之弟不敢分訣以獻也續刻校士錄奉覽而撫建南昌者多奇未竣刻若朝廷徵辟老教官入東閣弟頭上不鬆一鬆否一噱

與董見龍同年

知年兄已出天下爭看麟鳳之見而柱石之砥也邸報中讀爲閹瑺事所平章實李輩甚公而朗然如此日安得如此心胸宰天下哉而又見養病疏子房辟穀臥矢石間何病之有意兄爲流俗人暫說耶弟亦向衰矣而作大强壯事如逞螳臂然好持一切繩墨而謝絕一切士大夫通書多否少可幸江右賢者能見信終非時宜西湖近有一林多奇石甚足老也

復顔雲漢儀部

太公眠食康勝而台丈以至性無二假清曹之無事

篤高堂之承歡仰之羨之弟性迂月拙即不能盡名郡之才而守小人硜硜之果又以律開不知不坐之條而世好爲借法買名之論何其不諒也已則欲名而刻苛以損人之名神其宥之乎此僅可對知已言耳

與李孟白中丞

東方幸甚得老公祖節鉞撫之豈惟旱蝗盜賊之憂化爲樂土頃薊遼警報東南山海震鄰之警所在搖動非老公祖保障此方脣齒亦非安枕之地而廟堂

之上多議少成事即如帝座呼吸未應豪傑且難下手而況庸庸者乎老公祖今之天柱地維萬勿有它念不久即入掌銓衡料理大利大害之事天下賴之非止東一方也弟老書生亦時抱杞憂而今俱耗之江右筆墨之間又好持迂論繩諸生而堅拙守未必盡諧於炎炎燏燏之流然生平波浪慣歷今垂老矣此尺幅間非盡展布四體之地而高譚正文體樹人之効亦自笑其迂且拙而未之逮也老公祖不念我憐我乃奬許我耶然此念耿耿處可對老公祖不異

對天日耳江右獨不廢大收此時政苦支應弟復不能作兩截人而遺珠泣玉者或亦有什百之一耳無可奈何也老公祖當此任此時而留念其五寒士此眞吐握下士之懷弟敢不仰體然古格與時物不同亦如弟之作此官非時宜也謹錄以復已刻校士錄附奉台覽不能起衰振雅稍稍掃魔罣耳惟老公祖便中敎之弟過此將裔用全生乞身西湖之上矣

復張覺菴侍御 三首

承老公祖垂情芳訊又一年往矣心精眼力耗之十

月竣十三郡正科考之役頃返省了遺才事兎走鹿
逐紛紛雲擾憂來方大郎有豫章之材即未能應梁
棟之用而迂論執繩墨不諧流俗人弟自知非弁冠
料也乃老公祖真心實政繡斧所指惟懷爲威莫不
飲德而屹屹正氣爲廟廊立衆直之幹勲名方來弟
老書生過此以往就一丘之賞足矣道體小損於冬
春之間想亦從案牘所擾厭霜臺作止自由原無程
限不似督學官挨日編月無可躱懶處也董定所極
荷知己之恩近見陪推想當從執策之後耳老公祖

一時艱於子來者必佳弟有子重病眼前報危有亦若無政奉復日所聞老病苦已兼之尚贅生耳左粹弟竟未見第亦云聞刻矣承箸未定八月以後弟將爲西湖之遊不知天許我否臨風悵然神與俱南

我公祖之明德所在士民亾不尸而祝之讀巫山祠記與敝鄉祠記何足以紀功德之十一然使弟操筆或亦能稍稍傳神也接教幸以貴鄉諸士所祠記見委遂得効其區區夫范文正司馬公今幸見之古之君子能使天下之人百世之後稱功頌伐而不能信

於其鄉之人者比比而是非老公祖甚盛德何以有此原作理常語常弟稍暢其旨未能作金石之奏也以行役甫定稽使者十日乃發礲石已就倘刻成風便寄數紙意欲親書不知貴鄉之有臨摹妙手否耳潤筆俟之西湖醉平原十日如何一笑見惠諸刻俱有關微理弟所貢皆江西餘腐鄒爾瞻者不在校士館中俟便搜寄弟嗣考過諸錄附覽正以寄闔中諸君子共品定之也河廣漢永相思爲勞可奈何

薊遼如此阽危而廟堂乏人　主上不急發內帑百

萬不急處誤軍務之僚不臨朝不築壇不起天下英俊之士不安固四海人心而有濟者弟未之聞也老公祖其可無以佐之於中用人爲第一義無縛雞之力而使之搏兎逐虎可嘆也

復董定所

語溪一晤如逢天上僊人此後便擾擾矣江右故多材而近之文體稍詭士習亦漸澆葢諸公慕長者之聲而不務長者造就人之實相靡而成見敎去秀全苗一語是造士匡時之要藥鄙念亦不意同之吉安

撫饒聞弟得其魁桀士稍稍知自變文章之精沈爾
雅者亦輩出拙目即未能盡得而亦不至有遺珠之
嘆惟是奇材異等可備緩急者豈能於兩肩八股中
得之捱過秋事弟倘四大亾恙可徐索之以報耳承
示藥語是大醫王慈悲渡人之方不但弟一人當服
之吾兄所得至是乎敬服敬服弟奔馳十月了十三
郡正科案頃自江州還理拾遺之事諸生鱗集蝟起
而張覺庵與吾兄書至有如面對快不可言所刻無
佳者止是已刻校士錄及申言種種弟之得失與西

人士之良楷在焉望覽過風便敎之知巳之藥可時時進也望望河漢千里可勝黯然江右物產惟扁食細針不足以報瓊施一笑一笑

復杜翰武總戎

百夫長且勝一書生而況大將軍其不能以兎園之末技敵麟閣之宏勳明矣況將軍輕裘雅歌武備文事將壇詞壇具推上首者乎頃遼本以東薊門以北奴虜騷動，朝廟震驚僕孱孱外吏空抱杞人之憂郎無司馬之略老子之甲兵非將軍輩其誰掃煙氛而

銷兵氣也不佞竭心與眼繼日以夜即釆豫章之材
未能即獲梁棟之用不足以振長策佐明時之急計
惟有八月蓴鱸託想秋風而已西去萬里久疎八行
奕奕羽翰忽自雲墮喜可知也一縷將私不足報瓊
星遲雨廊寥廓萬里臨楮耿耿

啟按院張見平

大收遺才它省俱奉功令不行獨江右不廢前道襲
行其初抵官即發議停止而司道鄉紳俱合口不可
多此一舉朕賢者以爲憐才而人情覗爲倖竇其自

校士以來一切嚴絕即薦紳之竿牘有司之禀白俱謝不通頃大收考日立法甚嚴奸弊稀少拮据心眼之力夜以繼日又奉台命簾官俱集各極搜羅其復重爲檢閱豈無遺珠或少泣玉今閱完即發案矣初聞與試未至似可遲遲但諸生聚而候發者幾三萬人彼不見發必轉相驚疑且淪落之士裹糧遠來支費甚苦發則錄者可以靜養落者亦可散歸不至聚滋惟童生收留候嚴加覆試仍行明諭後不爲例其因忌當時若蚤請憲裁預爲禁止則法行士安其亦

得以省拮据之勞而塞僥倖之路也然某正科考核文最嚴尚多缺額此一收亦得搜眞才之什一又與法眼觀風所鑒不至徑庭此則私心之無憾者也發案之次日卽當候領台誨先此具啟

復沈何山同年

百年過客遠者忽之一日見在亦應樂之如兄者不負此生不在大官也來教弟甚信以爲眞語在弟身上更切耳大收名士幾盡而觀風高等殊難別白其儒生覆試榜已出分別之過知不諸於世人黃生頭

顛生定耳一笑暇當補詩聞兄且至省在何日吾兩人暢談龍沙何如中秋拜惠向已講過不作綺語亦復爾爾何也附謝并綴言

與蕭伯玉

門下推令座師一脈得傾倒文叔筵上慰此生平過此勞勞校士遂與丈落落如昨歲暮懷人我勞如何薄言一芹以申契濶非禮也校士錄刻有完帙送明眼證之小序微有狂言識者或以爲然望還定片言以爲南車甚幸貴座師如此功勲竟爾折羽丈有同

惻天下事不貴首而貴尾如此餘惟鑒照

與鄒南皋先生

向從歐陽生奉答一書繼承長者青眼寄生酒之惠至今枯腸載潤也歲云暮矣勞勞無着亾問道岸無涯即語言文字之技未能以精誠移人校士錄刻有全帙呈覽小序似迂狂究之氣運驅使士亦不知惟有道先生坐照其故還裁定一言以爲赤符望望民已窮矣而兵餉索及徒隸士已偷矣而倒納借之學校　廟筭如此豈不可太息竊謂保甲社倉之備救

生良藥兵荒可倚而有司以爲故事當事付之常談天下事眞不可測特不肖人謂文章之吏不敢冒言耳大都不合時宜四字自註考語也

與陳鑫源操院

自江州竣事歸無念不馳左右一聆台臺繩墨之訓知憲節南指瞻企彌切而以拾遺日迫一切士大夫俱廢通謁併台臺亦忍止之非但得過於先生長者卽自反寸心瞿然不寧矣私心復念遼薊騷動中外危疑江海之間必多不靖明公篤忠貞之悃挾尋范

之略簡閱材官良家子實倉廩明賞罰使大江南北無猝至之患而　高皇帝豐鎬根本之地有泰山磐石之安斯有道先生自然之作用非淺劣之所敢謀也最可駭者廟筭未定至徵兵借餉於南夫南兵老弱不肖所見聞即如兵工庫藏工不滿三十萬兵不過百萬寧無留以備緩急之需而罄以佐遼左軍儲非計之得也留都天罡羣不逞蝟集而豪奸巨族以通倭泛洋爲得計往者汪御史有功一嚴治之已有爲之摧折者誰肯凛斧鉞而犯其鋒乎官掌科敝同

年之素有識略者近見一疏至搜刮利竇侵小民之
籍甚至借學人冐傷學校之體此甚不可使識者見
也明公以吐握之懷宏保障之略人材短長瞭如水
鏡據不肖所知臺屬如貴鄉之郭誠心體國敝鄉之
孫精心任事又如禮曹之徐主客顏儀制兵曹之石
武庫皆可與參末議佐下風者此外有奇傑之士非
不肖所習台臺縣泰鏡而收之豈有量乎杞人之深
憂書生之淺見即不獲接席借箸又恃夙愛敢不瀝
肝膈而陳之以備芻蕘之釆幸勿聞於流俗人增不

肖之狂誕也至於不肖校士之役竭區區小明矢公
一念與儕才一念可質天日偶以識短見疑絕無操
切一念自損方寸台臺有悶其幸剖心披示以救將
來不止造就不肖亦以嘉惠梓里也劇冗奏記統希
鑒原

復劉省吾總戎

國家有東夷北虜之警政需名宿將如翁者揚威萬
里之外不佞居嘗言老書生無益而當世之為韓范
者亦少矣當翁秉麾北指不佞政值閉鍵校士時失

一把臂何高誼之殷殷也拜惠增慚附使宣謝清河被陷以後聲息杳然願大將軍一洗之

與劉斗陽中丞

某以淺心徑性竭拙目於名省羣材之藪又斤斤繼壘之論一切託之虛舟即鄙念無它得過不免仰恃台臺道義之知想當匿瑕見瑜借之齒牙餘論不至大負風教耳三月齡朊之辱深荷注存隨有八行奉謝計已徹台覽此後鹿鹿於文武棘闈救過不暇未遑通問候於臺端乃此念未嘗不瞻忽左右也外吏

僅刃爲書生長不敢輕議國事每從邸報中閱遼左處置　聖主既深居不戒賞罰不必俊傑短氣恃有台臺作中天之柱固北門之鑰大疏激揚覽之毛竦而諸將吏有不厲意報國必無血性人也顧安得畢宮府而悉知台臺轉撥耶其所爲得失其悉令親與生前席時顧田光之精漸銷季鷹之念已動倘非借重台臺吹植閒置宦道不堪其憂知有道先生能以夙昔諒之也久缺申訊敬附吳生布其腹心風便望不遐德音俾知鞭策駑骨無倦途之想荷高誼耳

性不能俯仰時人貴省名材之藪受啞拙目黜浮追
雅不遺餘力而斯之未能俗或見疵每聞明公獎許
之言奉爲赤符諸生具知識者亦或謬見信重而猶
未能風艸桴鼓之應則誠不至也明公何以振起之
歲亦云暮懷人爲勞不腆江蘋聊爲青山紫芝之佐
伏惟鑒茹可勝欣藉刻完校士錄一部上覽卽至人
不立文字亦小關風敎乞賜片言定之石城熊生向
來工疎臨渴掘井豈能得泉前竟以不完卷出格不
知近來復如故習抑厲意此技否併望耳提爲懇耿

耿之衷與楷俱往

與鄒南皐先生

青原奉教來如流塵飛羽漸漸忽忽目眩玄黃手紛黑白其中微有耿然者操之手與眼之間亦或有神鬼焉幸塲事竣矣大都奉先生教以周旋大放仍舊似調於情而有理不空狥者華而新之於心似安畢竟非時空之將不知先生以爲何如所聞得失如何事往矣亦不空用告子勿求法還可自照也此官非精氣向衰人所以湛有可提起放下之官心開物謂

卽山水了公事處不肖或宜之主者或未之許則有西湖耳矣先生何以指示之鄉榜將揭平日所喜士入場不應手者居多本知造物謂何不肖嘗有言能料文不能料中非但為解嘲張本實理如是耳郭青翁老師遂作古人不肖坐帷如坐井卽可道諸君公舉不以相通以六月息以八月方申一弔甚矣其無禮於門墻也寘寘者能知之然生平得力臨没了手自不可强卽不求不同亦定不同望詳示知吾輩百年定不免如不肖虛浪甚可自笑也邊薊危急廟筭

謂何大司馬大將軍指揮謂何兵糧謂何上下呼吸節奏謂何書生外吏作杞憂無益先生名世大手海内所矚虔此局起結如何貴省要害之地或亦嘗示綢繆乎不能無念輒爲饒舌耳張爾若書七月巳命寄左右頃且來須回書望卽答之校士錄刻南昌完頃漸完刻先上南昌者乞覽入新生王中傑有神提李昭晟作奸肆害而太守係敝同年屢乞解不報甚矣法紀之蠧也先生聞之否黃花將謝青山無期胸懷所積專此奉候十尚未盡五六也

答愚法師

別自南天忽自西而北家憂國恤憧憧方寸生老病苦無所不有何從得甘露沃除之般若隔地省南隔世念之愴然得駐錫弘演三寶之幸省南不亾矣塵勞小間不知得承箸否今姑於扇刻諸名作展之作一玄對倘有暇刻附綴瑣言不且謝不遑也附復奉盡耿耿

復鍾伯敬儀部

兒歸得吾丈病餘書甚念之已聞霍然快甚久不相

聞矣閏月從胡仲脩得教兼領二大刻如獲珍寶以使者促去未復已於冗中展讀史懷一編於古人事理首尾神情微渺處得其肯綮不但千秋之鑑直令後世人得應手妙用即古人亦有不自知者眞慧眼也聽草古調神解紗帽不能有其筆頭巾不能有其肯如吾伯敬置當世文人於何地哉俱願示其全以傳弟即未敢作玄宴稍稍効闡揚片辭耳

答王岵雲中丞

六七千里往還中有耿耿而無所短長以答　明聖

剛有五拜三呼而已念之甚慚病骨未蘇家務百端
姝願瞻對光霽眺覽泰岱乃望轅門而延佇仰日觀
而却步生平大觀又兩失之卽不佞亨亦自知其不
達也老公祖尚注懷旅人而斡覣之辱乎廟筭不𪗋
事事先虛議事事下後着傾安得如老公祖者之洞
朗而前箸畫之東土非臨以節鉞則暵旱之憂征輸
之困海陸之不靖不知又作何狀卽如西江之艱難
皆老公祖先見方略尚在遵行未繼都下士大夫人
人能誦之不肖非敢爲諛之人也不佞亨倘赴官吉

州限在夏朔羽便當奏記申候但搖搖心旌仰見台光無期可定耳再辱大賜老公祖豐於情遂嗇於禮顧不念當之者汗顏乎次鄒縣草勒布謝未罄

與劉文叔

夏間意文叔從吾鄉入長安可一會復意得借重近邑可一會乃俱不然兩俱不偶可嘆可嘆以文叔素負不作翰林而作令然翰林而作匡世事較遲令君眼下即可展布百姓即受其福巴陵故知冗煩然以文叔才料理之甞游刃有餘大都民愁而俗悍以慈

爲體以法爲用以廉爲本以和爲量古之循卓不過是耳不佞遼將引身非特見乃常事也公論虛懸而值緊關處固自難其人自分青山老矣幸體不加憊而最愁兒女累人也從李尉惠書見念足矣何以損儀李尉數見過道殷勤不佞偶值冗未與見也渠亦以文叔爲二天因其來草草勒報未有以將歎甚積雪凍筆不盡言

與周斗垣

別老公祖後如失每見笑啼無所向人臘月殯大兒

入春婚次兒烏有先生兩事相累便至壁立甁罄次兒援例尚不能行饑人而作膨腹有不自苦者乎備賤體不至大委頓私計夏初赴官而病未盡除突見彭臺疏尾濺及此公於弟無往來既不知弟生平亦未問弟於提學官竭愚奉公之狀而爲讒者所惑亦無事可指辨弟令不復辨祗爲作招隱速帖已具文乞身矣等之一字能掩白日而遮衆眼乎想老公祖見之定爲太息弟生平廓落未嘗置一官懷抱而三徑無資不能得屢空之樂不堪今有道聞之耳老公

祖按臨齊魯何日東事未戢兵餉無策愁民四起奸
人窺隙胸中數萬甲兵定於此此間放出一隊也王岵
雲老公祖才略冠世而敝親家沈任菴丈沈心石畫
時共劈理三者皆人傑何東方之微天幸甚也弟在
江右行徑問王公祖可知逸籠之鳥原不作冠纓想
而生平毛羽臨風長鳴爲知巳者能不逢相知一振
刷之非老公祖其誰望也空兩無佳物惟載愁相餉
此愁卽敝親家不盡告向老公祖絮絮飽子知我也
朱子上竟不入晉陵得無實前聞乎念極念極戶哥

所作日道上丹穴故產鳳毛耳風便還示數行以慰寂寂

與鄒南皋先生

不肖某自季春通候台安忽然凉秋矣江山作阻不能遣報於懷入林多病無所棲託枕石漱流授書說易亦足忘老惟是世難民愁悠悠朝政亦不能無杞人之憂頃者 聖明繼照諒闇臨政一切作用萬情歡悅宅猶其小者數十年以來舉朝所推轂天下人所延頸惟願得南皋先生據伊呂之席展治平之略

領袖衆正廓清王路而不可得一旦　命下何異司
馬登朝潞公入相中國以尊畔人知懼此五百名世
之期中外稱快非但一方謳誦一人私喜已也枚卜
方殷登選畧盡愁鬱之懷發舒已暢顧不肖微窺
廟堂之上恩澤先沛而法度紀綱尚遲振肅臺省雨
集羣賢彙起忠猷入告不患其乏而異同紛紜之論
似開其漸所關於　主之聰明世之理亂不小是在
一二元老大道主持以赤心感其眞以朗鑒別其品
以盛德平其氣以妙用轉其機以智膽任其重使小

往大來內治外嚴非先生誰望焉不知先生何日登
車耶事與時會時不再來海內士大夫聽仰甚切勿
遲遲也恃在知己不敢以四六綺語致其歌誦區區
肺肝不識忌諱以此當賀惟明公矜其愚而采擇焉
臨楮馳結非言可宣

復徐肩吳

酋夷弗靖兵餉徵輸之煩困屈天下而東齊爲迫台
丈以匡世宏略撫綏而經營之民安事集豈惟爲臨
淄一郡保障而已哉　制辭所稱入爲九卿而大用

之者此丈旦暮事第　聖主新莅賢智並集議論紛起而未知大柄之所落國是之所歸識者爲之先憂吾丈胸中固自有定盤針耳如弟淺見直心江右之役區區守其繩墨於文體士習之間不避其禍而不知人情之有山川世路之相枘鑿遂爲弋者所慕已不射宿西湖片石可據以老公論懸之太虛弟不敢問而台丈千里見懷獨垂知己之照即此可以自慰豈能得之悠悠之輩耶重損俸以爲山資誼不敢辭第媿無可報瓊而一扇書近況一陳篇中有可采惟

鑒存之出處殊軌望見何期

復阮堅之

別吾堅之久矣西江之與皖江若絕域然可勝夢想耶弟倦鳥思歸弋者且至南山片石可老豈復有匡世之懷至浮藻陳編衰落不收進退失據毋撫髀自嘆也吾兄玄心宏畧饒有千秋郎幾白首倚重名邦宣化戎𦍑保障關輔勳業方來彼馮征西狄刺史猶且婚之登山澤隱人可望惟是迢迢萬里晤對莫期是可忍也誰能禁之耶徑山老禪四大甚勁弟稍竪

七尺堅之功成欲返時於此中作一佳話耳辱敎促

答復空函幸有此寄所云勝因有可相助者不敢辭

臨楮耿耿

復無用禪師

與公跡疎意親然疎時不能解門人之惑彼惡知親

疎之所以耶居園註易不竟閣筆數月俱浮應也兩

耳時有閒閑事不涉身方能不經懷安得擲四大於

虛空接敎甚媿梅花爲臘雪所封能不爲春風催放

耶月杪稍可發猛入西溪便當奉訊梅花領師玄箸

讀諸妙解玄論也僕政藿食可恭承玉版惠笋不必與肉交代一笑

答馮次牧門人

數年不見次牧身入西江作老書生面目積勞纏悲又作病夫面目使次牧過我不堪見矣接惠書知次牧胸懷大豁筆墨之際大增靈秀游戲草大有可傳語以此意入科場尚宜範之耳疆場多艱廟堂紛紛此一段經濟不佞不能任頃以病骨不堅方思乞身而人言忽爾浮射此意已決惠貽山林經濟籍是病

夫參术也妙甚妙甚多儀太腆遠來不能却拜之不安一縷匪報校士錄是官下好人事知者謬見賞恐是過咎之府次牧清心覽之謂何痤夭婚男貧冗交奪趙帖不暇題湖上有寓林可游次牧見過無期可若何

答康瑞安

不佞承乏名省時父母以宗工振鐸此方幸奉周旋竊自附牙期之知千古一快迨不佞賫捧入長安則父母已彈冠　帝庭攬轡而南竟至濶別已而倦鳥

思還復來弋者之慕生平竭愚矣公不悟與時俗相左湖山可老遂爾乞身討有道之所太息也日罹病愁益慢世禮即以父母東臨與懷孔邇晋賀未遑竊念以父母宏負經綸而薄割百里不足爲賀以東甌負嵒帶海民愁兵悍之時而得大賢爲之撫摩斯方何幸即來教潔巳夔人四字苞育一世有餘矣當事諸公具有心眼而錢梅谷公祖鑒達知人其相莫逆無疑也何日命駕西湖隱人得接膝展談以紓積衷

可勝馳結

啓

答陳給諫

恭惟門下模楷當世具瞻人倫金門侍從之班高騫鳳藻銀臺封駁之任蔚起鴻猷値茲愁民多事之秋政藉回天浴日之力乗　明主于三代屬在名公有諍臣者七人望先表率仰披諫草每嘆忠言魏徵之剴切而當帝心陸贄之條暢以中府病人稱補衮士賀彈冠如某蒙謝筆花已窘書生之技榮叨墨綬慙無俗吏之長繆辱恩私負乗名邑操刀不割三月之

積過彌多寶石自懸一念之不彫或在尚冀大度曲赦仁風吹稿未有涓埃之報猥承玉帛之臨豈下體所克堪惟有道之佩服聞函汗浹捧翰心馳

啓范座師

恭惟師臺作　帝賓師爲國名碩負伊鼎之重念切憂時調傳羹之和德弘致　主天下以爲柱石學者比之斗山豈惟及門仰庇大造所媿某器非時量處與事疏既無百里之才絕少一割之用向承慈念俯鑒村愚命乞廣文庶全小器特畀捷徑之譏勉試鍾

陵之吏而民緣瘠土地實衝方卽奔走不避折腰而
調劑未能行聽兼以有生不造會時多艱貂璫之權
日尊州縣之氣日短夔禮則不止于餼羊殘民則巳
甚于芻狗幸而不隳不激調御者有諸公然而欲行
欲藏憂危者惟下吏乃知知弟信莫如師悔不從昔
者之命而不才亦各言子晳爾效今日之官倘盤錯
可試亦淬厲于鉛刀或缺折是虞當自寶其頑石必
不敢爲宮牆之辱將取裁于出處之間紬身從道之
能于時則左吹枯噓稿之力以師爲天媿候問之愈

疏詠高厚之在宥復恃恩私直紓肝膈其不勝瞻企跼蹐之至

答繆生

不佞廿年鼠技半生蟄伏作天下後殿爲諸君前驅顧以子孟之無學術坡公之拂時妄爲五斗米來七不堪方當攢眉何足鼓掌而諸君才與時詘旣自困於無聊道與我同遂亦喜其有用渝涯之惠非貧士所將溢美之言豈主臣能赴而以千里遠頒勉爲登拜王途如坻敢自試於牛刀末路未平願共淬其龍

劍不佞以正月發長安之軾與諸君來年戍燕市之期南北岐路不無嘆息於山川臭味同懷幸無遐遺於金玉煩冗萬緒草答八行空言無將神與書往

謝按臺吳公

切惟鳴和之應非偶一時特達之知難逢千載自慙道韵之不諧每恨古人之未見恭惟老師臺下實心救世大雅作人謂儒者玄要有歸淵源正脈以天下名教爲任砥柱中流道在則尊久矣遐棲陽羨風行斯偃慨然遠覽匡廬靜理得而百度貞精誠行而羣

吏肅所居甘雨詎假霜威伹登龍門自忘烏府葢古
道之照顏色非季世之事聲音某未馴龍性不合時
宜横逸猿心何聞至道折腰衝邑實載過于丘山低
首師門若澄心于江海每逢晉接必霽威和論文授
箸則氷鑑比淸遇事持平而權衡爲憲頓消鄙吝不
禁疎狂豈莞爾于絃歌似喟然于鼓瑟猥以凡流竟
當上薦彌深神賞不啻口出豈與夫越石知巳之感
淮陰國士之逢自結恩私僅圖尊顯者同日而語哉
不睬者心罔極所報惟是磨鈍挫頑無負生平之學

澄清浣素仰酬有道之知庶依日月之光自立天壤之末爕餘發響與金石以俱宣枯朽樹功荷棟梁而並重

復張郡丞

伏以仲舉題輿名蹟斯懋休徵佐郡海沂以康廣億萬姓之帡幪作二千石之羽翼恭惟門下茂德恢弘典刑炳蔚分參井之祥光為江淮之善政清襟淵朗湛羣象於氷壺惠澤波流潤遺黎於菜色和氣先庚而巳乎驩聲旁午以交慶讌臨曲水之茱萸詠攬小

山之桂樹半剌未究五馬方來璽書褒美重孔昌而不置剌史緋魚賞功榮盧峴而竦動　朝廷不佞魚蠹書生鷦棲隱吏向者拮据薄賑如滴水之納巨浸其實攀附名流似小星之依北斗有懷風範忽辱雲牋遥瞻眉宇之間近挹楮墨之上益彰來美有媿數訓抑抑孔揚戔戔匪報臨緘曷勝翹企

復賀壽啓

不佞弟無聞之知以虛長日不學之漸以誤後生方切憂生之嗟敢竊小年之幸台臺百年風範八面霜

威光依日月而分黍谷之春氣凌松柏而蔭朝榮之
樾乃賜隆施沃我大斗附言宜謝瞻企馳神

上大司寇李旭翁

伏以元老勛時常伯峻中行之秩　帝心簡在秋官
高獨座之斑品地並隆勳名俱永恭惟台臺宸宇儒
宗括州人瑞掌邦刑而綠兵實歷著壯猷督學政而
參名藩懋張丕績總憲東魯之域映洙泗之清流開
府淮南之區鎮江山而保障頃陟臬陶於憲部乃晉
方叔於柏臺慈雨潤而𥳑永稱平嚴霜稜而𬙊斧咸

肅況茲中外多事之秋政藉安攘大略之日羣才並效百度惟貞某質媿楩材誼叨梓里少慕莊夫之志未展馳驅徵有書生之長何關成敗猥以豫章之材懿委之墨守之拙工起衰未能矢公恐後惟是功令之懸循無踰尺寸亦荷典刑之在望何敢差池乃三江五湖之已歷而黜浮崇雅之多慚奉有成規獻于宗伯敢摅下悃遂布尊嚴儻以斯文之未墜謂孺子之可教無遺西楚指以南車借齒牙之餘芬振焦桐之末響被有道風流之奬挹周公吐握之懷某隨㒰

可勝惶悚瞻企之至

謝陳按臺中湛

竊以周道砥直視君子而履旋人情山川入世途而轍易自非好惡之源澄孰使激揚之權重恭惟台臺體天秉憲爲世憐才在知人在安民風清羣吏必興利必除害澤渥三江凡茲冠帶之倫咸入空平之鑒如某賦材既拙處世多疎媿老書生之長無大丈夫之畧官效管窺識非鏡覽況當文敎士偷之日而操引繩削墨之恩抱眞璞者未必不遺市空櫝者其能

無售已則不慊人將謂何乃台臺超衆人之知而啓
事垂一言之奬題之弘毅惪任重之爲難許以公忠
懼起衰之無力譬之登高山者引以杖而汲舊井者
與之繩雖職不虞之遭蒙臺有試之譽古人忘我可
失謝于所奚知已申懷亦難後于越石敢勒𠃊牘敬
布寸衷伏祈𦟛𠊱小朋光恒未照日之逝矣未能揮
魯戈于垂老之秋行或使焉倘可擊唾壺于文墨之
外

答賀中秋啓

竊惟德無不酬久媿瓊施之誼情有不及敢伸荆負之懷憶明月之中天荷百朋之重錫緣疲神文墨鞅掌棘闈黃菊披離已逾九日之約丹楓點染忽飛十月之霜羨高閣之行杯懸俗人之避席敬馳介使遡貢芹私莫以後期仰祈存意

與孫見玄親家禮書

恭惟元禮通家獨奇北海郗公求倩特拔東牀自昔美談於今爲烈伏惟老親翁門下世德千秋家風萬石敦詩書之好濡名方振于清曹毓茗雪之靈餘慶

鍾載于哲嗣應奉之五行俱下祖瑩之一字不遺殊有鳳毛眞稱龍種不佞某寒儉之門自慙非偶樸眞之性幸托同聲以生子既如仲謀佳壻可方叔寶遂片言而百世許弱女以好逑高咏食魚之篇悠情魴鯉濫及委禽之禮比翼鸞凰秣馬雖遙乘龍巳遂托絲蘿於喬木蔭庇何長依 日月以小星光華自遠登嘉筐篚莫報瓊瑤某不勝喜媿交集之至

補賀中秋啓

伏念悽凊秋夜本切懷人廓落友生更深知巳感並

三五之良宵未共百千之痛飲庾公之興不淺寄想
南樓帝子之洲爲遥仰瞻高閣安得舍緣帳而趨紫
薇洗墨池而飲玄箸况乎琴瑟在御籬韭未羞巳後
桂筵薄將芹獻共此長天之色幸邀明月之光但賜
展函無殊接席

謝　益王年節啓

恭惟　殿下天宗大雅帝室奇英遡肝水之淵源堪
摹澄景瞻從姑之玉立足擬高標迎年列内苑之醁
酥未須僊木獻歲結上方之綵勝寧羨神荼歠樽納

侃直之詞麟趾奕熙明之運本支百世帶礪千秋某夙慕珪璋欣開斧藻緣青衿之校閱未效曳裾仰朱邸之呼嶸將期受爵詎蒙寵餉先辱隆施敢對使以拜嘉深慚蚊負容嗣音而申謝最切冰兢謹啓

寓林集卷之二十九